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儒家憂患意識之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CNGE-93-01

執行期間：93年1月1日至93年12月31日

執行單位：文化事業發展系

計畫主持人：藍麗春 協同研究：田博元 陳昭昭

中華民國 94 年 2 月 28 日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儒家憂患意識之研究

計畫編號：CNGE-93-01

執行期限：93年1月1日至93年12月31日

執行單位：文化事業發展系

主持人：藍麗春 協同研究：田博元 陳昭昭

中文摘要

「憂患意識」是先哲「天命觀」中主要的思維內涵，也是啓迪聖人暨社會進步的重要動能。「憂患」一辭，最早見於《易經》，《易·繫辭傳下》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憂患」二字可解釋為「身處憂患困境之中，如何奮發以衝破難關。」暨「殷憂啓聖，多難興邦」之意，是以〈乾卦九三〉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的自強不息與深謀遠慮，作為君子身陷橫逆時的對應之道。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重視《詩》、《書》、《禮》、《樂》而集中華文化思想之大成，既是至聖先師，也是繼往開來、承先啓後的仁者。能深體孔子思想即能掌握儒家思想的精華，是以本「儒家憂患意識之研究」以孔子的憂患意識為主題，探討以下三個問題：一 孔子之前、儒家憂患思維之形塑與發展情形。二 孔子思想中對憂患意識的感受、論述與力行。三 儒家憂患意識對當代社會的貢獻及對後代思想的影響。

關鍵詞：孔子、憂患意識、天命觀、易繫辭傳

英文摘要

Consciousness of anxiety

The phrase of anxiety was firstly found in The Book Of Changes. Consciousness of anxiety is the improvement power of sages and society. It is also main intension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Confucius, scholars of the Confucianism not only emphasized accomplishment of self but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society and people. They extended sincerity and honesty to govern family and give the people peace and security. They expressed the scholar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anxiety. Confucius is the first one who had the sense of anxiety. This paper uses Confucius as center to research the consciousness of anxiety for Confucianism' thought an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for later period in history.

Key Words : Consciousness anxiety The Book Of Changes

前言

「憂患」一辭，最早見於《周易》，《周易》是殷周之際，文王西伯昌被紂王拘囚於羑里時所作。《易·繫辭傳下》云：

易之興者，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者，其當殷之末世，周之威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繫辭傳〉「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所展現的憂患感受，深蘊著反求諸己的堅強意志與奮發精神，

此即當時文王被拘囚羑里時的自處之道。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曾引「西伯幽而演周易」等句以自我惕厲，則此「憂患之感」可解釋為「身處憂患困境之中，如何奮發以衝破難關。」此亦是「殷憂啓聖，多難興邦」之意，因此〈乾卦九三〉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的自強不息與深謀遠慮，作為君子身陷橫逆時的對應之道。《孟子·告子下》所載之：「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意亦同，皆視逆境和憂患為「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的一項試煉與考驗。

雖然「憂患」二字語出甚古，唯明白舉出「憂患意識」此四字者，則首見於徐復觀先生《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一書，徐復觀指出：

憂患意識乃是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

憂患意識的誘發因素，從《易傳》看，當係來自周文王與殷紂間的微妙而困難的處境，但此種精神地自覺，卻正為周公、召公們所繼承廣大。

就文詞的意涵觀之，徐復觀所指的「憂患意識」四字，當等同於《易傳》、《孟子》中的「憂患」一辭，因古時的遣詞用字與行文書寫較為簡約，故古籍載錄僅用「憂患」二字。其後，牟宗三先生在其《中國哲學的特質》一書中，開宗明義，指出中國哲學具有憂患意識，並加以引申，將之與基督教的罪惡意識、佛教的苦業意識相對顯，以見各民族思想根源的不同。現今「憂患意識」一辭的使用，已由《易經》「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中的「憂患」意涵：「身處憂患困境中如何奮發以衝破難關」，蛻化成為尚未經歷逆境前的一種先驗性、預備性的思維，如「居安思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類，此種思維模式誠較身陷險境時再圖化險為夷、轉危為安更具宏觀性與前瞻性，也擴大與深化了原本的「憂患」思維的內涵。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重視《詩》、《書》、《禮》、《樂》而集中華文化思想之大成，既是至聖先師，也是繼往開來、承先啓後的仁者，能深體孔子思想即能掌握儒家思想的精華，是以本「儒家憂患意識之研究」以孔子的憂患意識為探討主題。雖則今天的「憂患意識」一詞，內涵更為寬廣深厚，但以孔子所處的時代環境及其欲「重建周文」的使命感而言，孔子所感受到的「憂患意識」當與《易經》中的「憂患」意同，即：「身處憂患困境之中，如何奮發以衝破難關。」暨「殷憂啓聖，多難興邦」之意。本研究旨在論析以下三個問題：一 孔子之前、儒家憂患思維之形塑與發展情形。二 孔子思想中對憂患意識的感受、論述與力行。三 儒家憂患意識對當代社會的貢獻及對後代思想的影響。

結果與討論

一 孔子之前、儒家憂患思維之形塑與發展情形

中國信史自商代始，而殷人尚鬼、重祭祀、宗教色彩濃厚，咸信有一主宰人間萬事萬物的全能神祇「上帝」，遇事則斷諸卜筮而取決於上帝，則殷人所憂所懼，概歸此人格天的上帝。這形成殷人的「命定論」，在此命定觀念下，一切政事與決策皆呈現出以上帝為主的「上天取向」，因此尚未產生人文精神層面的思維，亦即殷人仍未有憂患意識的感受。

憂患意識的感受始於周代建國初期，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躍動》謂云：

憂患意識的誘發因素，從《易傳》看，當係來自周文王與殷紂間的微妙而困難的處境。但此種精神的自覺，卻正為周公、召公們所繼承廣大。

周人革掉殷人的命（政權），成為新的勝利者，但通過周初文獻所看出的，並不像一般民族戰勝後的趾高氣揚的氣象，而是《易傳》所說的「憂患意識」。

從《尚書·周書》觀之，周克殷後，武王、周公等統治階層莫不心存戒慎。何以周非但無勝利者之驕傲矜誇，反而表現出憂患之態？此乃因周人的「天命靡常」觀。因為天命靡常，所以須付諸努力，這種努力在周初即表現在「敬」、「敬德」、「明德」等觀念中，如《尚書·召誥》所云：「我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厥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及《詩經·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等。由此可知，周克殷之後，周公等深感「天命靡常」，必須施仁政、「疾敬德」，才能「祈天永命。」此種感受即是憂患意識的呈現。

二 孔子思想中對憂患意識的感受、論述與力行。

孔子的憂患意識感受、論述與力行，可從《論語》所載之孔子自述與其著《春秋》中體現。自述方面可分為個人修養與文化傳承二者觀之，個人修養方面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呈現出孔子的對人生修為的用心與盡力。文化傳承方面如：《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因貌似陽虎而在匡地受危，弟子憂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又孔子去曹適宋，途中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展現出面對危難無憂無懼、以道自持的自信心胸襟。孔子以文化傳承為己任之心志，由其自述中可顯現無遺。

在著《春秋》方面，孔子以作《春秋》、寓書法於記事，以見其憂患意識。《春秋》，係以魯國為中心，而及於兩百餘年間的各國重大事件，並寓寄褒貶大義。依周之禮法，對列國諸侯之行為照實記錄，並加以是非裁判，係周天子始能為之，孔子以布衣而行王者賞罰之義，故《孟子·滕文公》引孔子自道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離婁》中亦載：「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太史公云：「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又云：「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春秋》大義與社會人群關係之密切，由是可知。而孔子作《春秋》，寓書法於記事中以見其憂患意識也。

總之，周初時人文精神雖已萌芽，然猶政教混雜、聖王不分。孔子「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憂患意識，產生以文化傳承為己任的道德實踐，遂化周初的憂患感受成為一全然自覺、全然自定、全然平等的宏識，而使得憂患意識的政治意義逐漸消褪，成為一種純粹道德意義的、更凸顯出「人」的價值的一種人文精神。以哲學層面來說，憂患意識是源於人心之仁，是以仁為主體，憂患意識亦即是主體意識，也是獨立意識，蓋「仁」有其主體性，也有其獨立性。主體意識是以「仁」之本質而立論，而憂患意識是針對其具體內容或作用。「仁」之表現不只是憂患，也可以是側隱、善惡或辭讓的。

三 儒家憂患意識對當代社會的貢獻及對後代思想的影響。

由於孔子強調道德心性的自由性與主宰性，使憂患意識的政治意義消褪，人生意義的成分大

大的增強。是以自孔子開始，傳統儒家文化下的知識份子，除注重內在自身的修養，亦擴及外在群體的關懷，即從誠意、正心、修身的「內聖」修為，推而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實踐，其一貫過程闡發出知識份子特有的使命感與社會責任，這是「社會意識」，也是「憂患意識」。可知因孔子對憂患意識的範圍擴大與意境提昇，使歷來的知識分子莫不視「國家興亡」為己任，至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憂患意識得到輝煌表現，也成為中華文化暨儒家思想中的主要內涵。

參考文獻

- | | | | | |
|-----------|-------------|----------------|-------|------|
| 漢·鄭玄箋 | 唐·孔穎達疏 | 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九版 | 藝文印書館 | 1982 |
| 漢·孔安國傳 | 唐·孔穎達疏 | 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九版 | 藝文印書館 | 1982 |
| 魏·何晏注 | 宋·邢昺疏 | 論語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九版 | 藝文印書館 | 1982 |
| 漢·趙岐注 | 宋·孫奭疏 | 孟子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九版 | 藝文印書館 | 1982 |
| 魏·王弼 韓康伯注 | 唐·孔穎達疏 | 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九版 | 藝文印書館 | 1982 |
| 宋·朱熹注 | 四書章句集註 | 鵝湖月刊社 | | 1984 |
| 黎東方 著 | 先秦史 | 商務印書館 | | 1978 |
| 許倬雲 著 | 西周史 |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 1984 |
| 童書業 著 | 春秋史 | 開明書店 | | 1978 |
| 柳詒徵 著 | 中國文化史 | 上海東方出版社 | | 1996 |
| 徐復觀 著 |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 台灣商務印書館 | | 1980 |
| 徐復觀 著 | 中國經學史的基礎 | 學生書局 | | 1990 |
| 牟宗三 著 | 中國哲學的特質 | 學生書局 | | 1990 |
| 周予同 著 | 經學史論著選集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1996 |
| 沈清松主編 | 中國人的價值觀 | 桂冠圖書公司 | | 1993 |